



1979年，林岗和庞璁合作了《峥嵘岁月》，表现的就是红军互相搀扶过草地的场景，这幅作品和雕塑家潘鹤于1956年创作的雕塑《艰苦岁月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既是苦难，又洋溢着英勇无畏、众志成城的革命乐观精神。



对方哑口无言，进而接受了黎汝清的观点。《湘江之战》同样如此，党内的纷争、蒋介石顾问冯·赛克特出众的军事素养、时任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勇猛、毛主席当时的不修边幅他都没有回避。这些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小说作品必须具备的要素。

《长征组歌》和《东方红》

长征是很多诗人的灵感来源。

顾城的父亲顾工也是一位诗人，他写过一首《我站在铁索桥上》的诗作，还被选小学语文北师大版六年级下册之中，热烈歌颂红军战胜铁索桥的壮举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萧华也是一位诗人。1934年开始长征时，年轻的肖华是少共国际师的政委，那一年，他才只有18周岁。

在长征途中，新战士吴宗汉去给萧华当警卫员，萧华问他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吴宗汉说：“20。”

萧华笑着说：“比我还大一岁。”

1964年4月，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因患肝炎到杭州疗养。在疗养时，他没有闲着，他的脑海里又闪过30年前长征时艰苦卓绝的斗争。他觉得自己是长征的亲历者，他有义务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。于是，他动了创作一首组诗的年头。从1964年9月开始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，度过了好多个不眠之夜，那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同志，又在他的心里浮现出来，他看到他们的脸，他们的伤口，他们英勇顽强的战斗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他后来回忆道：“我写长征组诗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。有些段落，如《告别》《进遵义》《过雪山草地》《报喜》等，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。”

1965年3月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4位作曲家——晨耕、生茂、唐诃、遇秋，将萧华的组诗谱曲。在谱曲过程中，为了让这些没有参加过长征的作曲家们了解长征的经过，萧华还抱病用10个上午的时间给4位作曲家详细讲述长征的历程。在萧华

和作曲家们的共同努力下，1965年8月1日在人民剧场成功地举行了大型声乐套曲《长征组歌——红军不怕远征难》的首场演出，引起轰动。整个组歌共分为《告别》《突破封锁线》《遵义会议放光芒》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《飞越大渡河》《过雪山草地》《到吴起镇》《祝捷》《报喜》和《大会师》10个部分，以诗与歌的形式简练而又生动地展现了一幅长征的音乐画卷。几十年过去了，《长征组歌》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，其中的许多唱段家喻户晓，传唱至今。在这熟悉的旋律中，闪动的是真正的激情和最美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。

这一唱，就是40年。

和《长征组歌》几乎同时，还有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，就是著名的《东方红》，1963年，巍巍也参加了《东方红》的解说词编写工作。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对《东方红》感到陌生。在《东方红》中，从第12段《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》到第18段《七律·长征》，用了7个段落的篇章来描写长征。

1964年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，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党中央、毛主席决定这年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。当时，文化部和中國音乐协会正筹办一起规模较大的“北京音乐节”。对此，周总理非常关心，他了解了情况后觉得，现在办“音乐节”条件还不够成熟，不如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，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。于是7月31日，成立了以周扬为首的大歌舞领导小组，并将这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定名为《东方红》。而此时，离国庆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，可就是在这么少的时间里，硬是拿出了这样一部史诗性的作品。

时代的经典，历史的记忆

除了文字，视觉艺术方面也有很多表现长征的优秀作品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层一号中央大厅有一个名为“领袖·人民：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”的基本陈列。董希文创作的《开国大典》、罗工柳创作的《地道战》、詹建俊创作的《狼牙山